

毒女无情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龙生書

目 录

永生的传奇.....	1
第一章：箱子里的情人。.....	7
第二章：神拳至尊的尴尬	22
第三章：苦菜花和她的主人	41
第四章：齐天山庄	60
第五章：九鬼神棍西默村	79
第六章：野鬼居	93
第七章：鬼魂与梦雪.....	112
第八章：情海迷踪.....	132
第九章：野鬼的手.....	150
第十章：苦心道遥行大义.....	168
第十一章：惊变.....	186
第十二章：龙姑娘和她的男人.....	204
第十三章：冷月.....	223
第十四章：齐天山庄的风波.....	242
第十五章：梨花如烟.....	261
第十六章：偷鸡蚀米.....	280
第十七章：冷月宫弟子.....	298
第十八章：可耻之极.....	315
第十九章：刀剑舞秋风.....	337
第二十章：人性与野兽.....	354

第二十一章：温柔的床	370
第二十二章：无花义气	389
第二十三章：黑山白水	407
第二十四章：书剑楼的老板	422
第二十五章：有女怀情。	432
第二十六章：勾引男人的妙手。	452
第二十七章：明夫与兰花。	474
第二十八章：剑气漫天。	495
第二十九章：明天的悲剧。	514
第三十章：风雨之舟。	529
第三十一章：鹰面人。	546
第三十二章：填阱。	565
第三十三章：扑朔迷离。	590
第三十四章：但愿恶人有恶报。	607
第三十五章：可怜的女人。	626
第三十六章：美霞玉血。	644
第三十七章：有情剑和无情女。	661
第三十八章：书剑楼的杀手。	687
第三十九章：北斗陨落泰山崩。	704
第四十章：痴情郎君。	722
第四十一章：原形毕露。	738
第四十二章：变心。	756
第四十三章：令人吃惊的事情。	774
第四十四章：毒计无双。	791

第四十五章：好色之徒。	808
第四十六章：冷月宫主。	830
第四十七章：邪不胜正。	848

第三十二章 填阱

已是黄昏。

嵩山上的香客已经绝迹。

程无花没有走正道，却从三面的小路登山，而且他又让颜如烟给他化了妆，因为他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来到了少林寺，他怕冷月宫，或者是书剑楼的人知道这件事，又有什么阴谋。

虽然是从后面小山登路，但走了一个时辰才能看到少林寺恢宏的殿宇。

自从菩提达摩在梁武帝时来到中土，二十八代传至神僧迦叶，少林人才辈出，久已成为中原武林之宗主。

程无花远远望去，只见红檐碧瓦，高耸入云，殿宇相连，也不知有多重，气象之宏大，可称天下第一。

程无花似乎已被这宏大的气象所慑住，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看见无数林立着的大大小小的舍利塔，知道这正是少林寺圣地——塔林，也就是少林历代祖师的埋骨处。

这些大师生前名传入表，死后却不肯多占一尺土地。

无论谁到了这里，都不禁会油生出一种摒绝红尘，置身方外之意，又何况是久已厌倦江湖，渴望山林宁静的程无花。

但是，想起冷月宫和书剑楼，又想起四海侠义盟，程

无花顿觉得眼前这一切都觉自己很遥远。

他仰头望着苍茫的天空，长长地叹息着。

忽听一人沉声说：“擅闯少林禁地，施主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

程无花望着眼前这位血气方刚的青衣和尚，说：“我有要事求见方丈迷洪禅师。”

那和尚说：“你是何人？”

程无花说：“这……不便说。”

那和尚冷冷地说：“我看你象打伤迷洪师叔的凶手。”

程无花怔了怔，惊愕地说：“迷洪大师怎么了？”

那和尚说：“迷洪师叔被人打伤，现在生死未定。而你又鬼鬼祟祟地出现在这里……”

程无花说：“你们怀疑我是那个凶手？我若是那个凶手，还能回来吗？”

就在这时，忽地从一座塔后闪现出一个老僧，精瘦干练，说：“就是他。”

老僧的话音刚落，几十个少林寺僧人纷纷现身，将程无花围在当中。

程无花被弄得摸不着头脑，说：“你们一定是弄错人了，我……”

老僧厉声说：“你是什么人？”

事到如今，程无花不能再隐瞒身份了，说：“在下程无花。大师是……”

老僧说：“法号迷津。”

程无花说：“晚辈想求见方丈大师。”

庭院寂寂。

竹林深处，是间精雅的禅舍，从支撑起的窗子望进去，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下棋。

右面的是位相貌奇特的老和尚，他的神情是那么沉寂，就像是已和这静寂的天地融为一体了。

左面的却是位白衣老人，目光炯炯，隆鼻如鹰，身子虽显得单薄，却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威力。

赫然正是冷月宫的白水大护法。

他怎么会在乎这里和迷洪大师下棋？迷洪大师难道不知道他是冷月宫的护法？若是知道了还能和他坐在一起吗？

白水到少林寺里干什么来了？

他们下棋时，天下只怕没有什么事能令他们中止，但听到“程无花”这名字，两个人竟都不由自主地长身而起。

近几年来，江湖上实在找不出比这个人更能让人动心的名字了。

迷生大师说：“此人现在哪里？”

进来通报的少林弟子躬身说：“就在客厅里。”

白水说：“大师请去见一见他。”

迷生大师说：“敝师弟承蒙阁下护送上门，贫僧感激不尽。现在又要冷落你，实在歉疚。”

白水说：“无妨，不过。”

迷生大师说：“不过什么。”

白水说：“大师去见程无花，可要小心点，他的武功和手段无人能及，而且……”

迷生大师说：“就算他本领通天，也不敢在少林寺放肆。”

白水说：“这是当然。但他府深极深，口舌如刀剑，会把这件事推个一干二净，大师可别被他蛊惑了。”

迷生大师喃喃地说：“真的是他伤了迷洪师弟？”

白水说“他暗算迷洪大师时蒙着面，我当然看不清他的面貌，但我却看到了他的身材和眼睛，还有武功。”

迷生大师说：“这……”

白水笑了笑，说：“我也许年老眼花，看走了眼，禅师还是问一问贵师弟迷津吧，他也险些遭到暗算。”

迷生大师说：“程无花现在岂不正是自投罗网吗？”

白水说：“这也许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样你们就不会怀疑他了。”

迷生大师沉吟半晌，说：“少林寺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真是凶手，他也休想再走出本寺。”

程无花负手站在檐下，遥望大雄宝殿的雄伟屋脊，风中隐隐有梵唱之声传来，天地间充满了古老而庄严的神秘。

程无花此次也是故地重游，但他前几次却从未感受到这种气氛，就连迷生大师走进来，他也没有转头去瞧，已在不知不觉中神游物外。

迷生大师虽然久闻“程无花”的名声，但直到此刻才

见到他。

迷生大师合什说：“老衲迷生让程少侠久等了，恕罪，恕罪。”

程无花转过身，忙长揖到地，说：“大师德高望重，天下奉为泰山北斗，在下江湖未学，常憎爱分明无缘识荆，今日得见法驾，何幸如之。”

迷生大师说：“待老衲探过敝师弟的伤热，再陪程少侠叙话。”

程无花稍一沉思说：“请便。”

迷生大师走出客厅。

站在一边的迷津大师忽地冷笑，说：“我师兄佛学精湛，涵养极深，否则我早就……”

他拳头已握紧，眼睛里已流露出杀机。

程无花说：“哦？”

迷津说：“若有人伤了你的师弟，你会对他这么客气吗？”

程无花说：“阁下怎么认为迷洪大师是我伤的呢？”

迷津悠然说：“除了程无花外，还有谁能伤得了他。”

程无花说：“若是我伤了他，为何还要自投罗网呢？”

迷津说：“这才是你的聪明之处。”

程无花说：“哦？”

迷津说：“无论谁伤了少林寺的长老，此后只怕都要无宁日，少林南北两支的七千弟子，是绝不会放过他的。”

程无花淡淡地说：“说的是。”

迷津说：“但你现在来了，别人就不会怀疑了。”

程无花叹了口气，说：“迷洪大师还没有死，他自己总知道是被谁伤的，到那时你再下定论不迟。”

迷津叹息一声，说：“若是我猜的不错，迷洪师兄说话的机会已不多了。”

程无花说：“迷洪大师伤得很重。”

迷津说：“你若是不知道迷洪大师伤得很重，会来少林寺吗？”

程无花说：“我……”

他忽然觉得自己无话可说了，无话能说得清楚。

这时候，迷生大师走出来，脸上那庄重的神情中透露出悲痛，说：“迷洪师弟永远也不会再醒来了。”

程无花惊呆了。

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阴谋之中，这场阴谋是经过精心筹划的，他已很难说清楚。

秋风瑟瑟。

风吹过，屋脊上忽有一群惊鸦飞起，接着，屋脊后就响起了一阵清亮，但却凄凉悲凉的钟声。

这钟声在哀悼着一位长者的仙逝。

程无花仿佛感觉到了风中的寒意，忍不住接连打了几个寒噤，心里也不知是难受，还是愤怒，不是恐惧。

数十个灰衣僧人一个接着一个从小院的门外走了进来，每个人脸上都完全没有表情，像是凝结着一层寒冰。

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嘴都闭得紧紧的，钟声也不知何时停了下来，所有声音都似已在寒风中凝结，只有脚踏上地上“沙沙”作响。

等到这脚步声也停止了，程无花全身都仿佛已被冻结在一层比铅还沉重的寒冰里。

这古老而庄严的武林圣地，现在却充满了杀机，令人窒息。

迷津沉声说：“你还有话说。”

程无花沉默了很久，长长地叹息一声，说：“没有了。”
说出来别人也不相信的话，不说也罢。

迷津说：“你本不该来。”

程无花又沉默了很久，忽地一笑，说：“也许我的确不该来，但若是时光倒转，我只怕还是这么做。”

迷津说：“哦？”

程无花淡淡地接着说：“因为我若知道在这里有人已设下阴谋和陷阱，一定会来揭穿它的。”

迷津说：“你是说我们在故意陷害你。”

程无花说：“你们当然不会陷害我，但有的人却连做梦都在这么想。”

迷津怒声说：“到了这时，你还想狡辩……”

程无花说：“出家人讲究得是四大皆空，不可妄动嗔念，久闻大师修为功深，怎地却沉不住气了。”

迷津说：“久闻程无花学识渊博，怎地忘了我佛如来也难免要作狮子吼。”

程无花说：“既然如此，就请你们吼吧。”

迷津厉声叱道：“到了此时，你还要逞口舌之剑，全无悔改之心，看来今日贫僧少不得要破杀戒了。”

程无花说：“那你就破吧，反正杀人的和尚也不止你一个。”

迷津大师怒吼：“我杀人并非为了报仇，而是降魔。”

他身形方待作势扑起，忽觉眼前一花，剑光一闪，程无花手中已多了一柄寒气森森的长剑。

程无花淡淡地说：“我劝你还是莫要降魔的好，因为你绝不是我的对手。”

迷津就象是忽然被钉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动，程无花的剑就可能刺穿他的咽喉。

程无花的名声绝不是虚的。

迷津说：“你难道想作困兽之斗吧？”

程无花叹了口气，说：“日子虽不好过，却总比死了好。”

迷津说：“你纵然剑绝天下，但又能杀死几人呢？”

程无花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因为他知道这种时候不说话比说任何话都可怕得多。

迷生大师缓缓地走过来，盯着程无花手中的剑，说：“好，就让老衲来领教领教你的剑法。”

迷津却拉住他，沉声说：“师兄你千万不要出手。”

迷生长呼一口气，瞑目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迷津嘎声说：“师兄你……你一身系佛门安危，怎能轻易涉险？”

程无花说：“不错，你们都不必来冒险，反正少林门下有数千弟子，只要你们一声令下，替你们来送死的人自然不少。”

迷生大师连厉声说：“未得本座许诺，本门弟子谁也不许妄动，否则以门规处治，绝不轻贷。”

少林僧人一齐垂下了头。

程无花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大师慈悲为怀，绝不肯眼见麾下弟子送死的。少林寺毕竟不象那些江湖玩命的帮会不同。”

迷津说：“我们犯不着和你这种人拼命，但你难道还能走得了吗？”

程无花说：“谁说我想走了？”

迷津说：“你不想走。”

程无花说：“是非莫明，阴谋还没有被揭穿，我还不能走。”

迷津说：“难道你能找出暗害我师兄的那个凶手？”

程无花说：“我能。”

迷津吃了一惊，说：“你真的能。”

程无花很自信地点了点头，说：“但你们得闪开一条路，让我出去，我保证在半个月之内找到杀人的凶手。”

迷津冷笑着说：“你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孩童了。”

程无花说：“那你们又有谁能证明我就是凶手呢？”

就在这时，白水不知从什么地方走了出去，说：“我能证明。”

程无花看见白水，怔了怔，一下子明白了许多，淡淡地说：“本来我还不能马上找出来杀人的凶手，但现在却似乎能了。”

迷生大师说：“是吗？”

程无花指着白水，说：“凶手很可能就是他。既然不是他，也一定和他大有关系。”

迷津厉声说：“休要信口雌黄，血口喷人。”

程无花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迷津说：“我们当然知道。”

程无花说：“你们一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迷津皱了皱眉，说：“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程无花点了点头，说：“他是冷月宫的白水大护法。”

迷津笑了笑，说：“我们早就知道。”

程无花怔了怔，说：“那你们还把他奉为上宾，还听他的话。”

迷津说：“少林寺为什么不能将冷月宫的护法奉为上宾呢？”

程无花说：“冷月宫作恶多端，拉拢威逼江湖上的帮派，一心想独霸武林。”

迷津说：“你的话有什么证据？”

程无花现在还动都动不了，怎能拿出证据呢？

迷津说：“你的这些话，我也可以用来说你。”

程无花说“我和他有仇，他是故意陷害我的，望……”

迷津厉声打断他的话，说：“他和你有仇，我也和你有仇吗？”

程无花说：“没……有。”

迷津说：“非但他说你是杀手，我也觉得你就是杀手。”

程无花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师可不要听别人挑拨。”

迷津一字字地说：“我就是亲眼看到的。”

程无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大师亲眼看见我杀了迷洪大师？”

迷津点了点头，说：“你那时用黑布蒙脸，我虽然看不清你的容貌，却能认出你的眼睛，你的身材和你的武功。若不是白水大护法赶到，我恐怕也遭到你的毒手了。”

程无花忽地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足底升起，说：“不知大师想过没有，白水怎么会赶来得这么巧？”

白水说：“难道你是想说我和那凶手是一路的，我搭救迷津大师完全是在演戏？”

程无花说：“你自己说出来了，倒省得我再费口舌了。”

迷津说：“我谁的话也不信，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白水说：“事到如今，你只好说迷津大师也和你有仇了。”

程无花觉得自己实在已经无话可说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迷津大师说：“你还有话讲？”

程无花苦笑着说：“我现在只能说你是看花了眼。”

迷津大师冷冷地说：“少林寺弟子谁不知道，我的眼睛能在夜里看清蝴蝶的颜色。”

程无花说：“我现在只想和方丈大师单独说几句话。”

迷津冷笑着说：“有什么话不能当着众人面说呢？”

程无花说：“我这次来少林寺，就是有极重要，极隐秘的事情要禀告方丈大师。若是迷生大师不放心我，我也只好作罢了。”

迷生大师说：“老衲单打独斗，也未必是董大侠的弟子的对手，怎能和你独处一室。”

程无花说：“看来你们一定是要以多胜少了，传出去可不好听。”

迷津说：“对你这样的恶徒，还讲什么江湖道义。”全无半点

程无花忽地叹了口气，说：“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只好说几句实话了。”

迷津说：“难道你已经承认了你就是凶手？”

程无花说：“是，我就是那个暗算你和迷洪大师的凶手。”

迷津脸上神情变得悲愤，充满了杀机，说：“那你也一样走不了。”

程无花说：“我知道说了你们更不会放过我，但我还是说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迷津等人当然觉得很奇怪。

白水说：“莫非是你天良发现，还是你出了什么毛病。”

程无花摇了摇头，说：“都不是，而是我有办法让你们

杀不了我。”

迷津冷冷地说：“今天你就是生出两扇翅膀，也休想飞出少林寺。”

程无花说：“我只想大摇大摆地走出少林寺。”

迷津说：“你现在还能做什么？”

程无花慢慢将剑插回鞘中，说：“我也不能做什么，只不过知道贵派迷宗大师的下落而已。”

他话音一落，迷生大师和迷津脸色都变了，惊问：“你知道迷宗的下落。”

“他在哪里？”

程无花说：“他现在当然是在我手里，你们杀了我，我手下的人本不想杀迷宗大师也不行了。”

迷生大师呆住了，半晌没有说一句话。

程无花说：“你们杀了我，不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也等于亲手杀了迷宗大师。”

迷生大师终于说：“你既然已经说了那些实话，想必也不会再隐瞒你这次来少林寺的真实目的吗？”

程无花说：“我只对你一个人不隐瞒。”

迷生大师说：“你能把迷宗大师放回来吗？”

程无花笑着说：“我很想将他放回来，只是怕你们不想让我这么做。”

迷生大师说：“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程无花说：“这是秘密，我只能对大师一个人说。”

迷生大师沉吟半晌，说：“请你跟我到禅舍一叙。”